詁經精舍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詁經精舍文集

(一)

阮元訂

本館據文選樓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詁經精舍文集序

吾浙夙稱人文淵藪。當國初時。若黃太沖、胡渭生、萬充宗之於經。萬季埜、吳志伊之於史。袁惠子、徐敬可之於算。張繡虎、朱錫鬯、姜西溟、查悔餘之於詩古文。竝流美方來。希風曩哲。繼之者全謝山、吳中林、杭董浦諸先生。咸方聞博物。著述垂範。山川靈淑之氣。有所甚洩。必有所蓄。蓄之久且復洩。而風尙少靡。不能無待而興。吾師雲臺先生。以名世之德。爲人倫藻鑑。先是視學兩浙。以行誼經術厲士。士風曠然一變。既奉命鎭撫是邦。綱舉目張。百爲具理。鯨鯢就戮。江海如砥。爰於湖墅立詁經精舍。祀許淡長鄭司農兩先師。擇十一郡端謹之士尤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公暇親爲點定。幷請王蘭泉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閱二年。得文集若干卷。夫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治經之家。說經之書。莫可選計。聞見日積。聰明日新。近世通人所考正。往往邕漢儒所未發。何論孔陸。宗彥嘗讀吾師研經室集。以今法推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入食限。知毛傳爲是。鄭箋屬之厲王爲非。又以明堂、太廟、辟雍同地。爲上世未備宮室之制。是以黃帝曰合宮。封禪泰山。亦上世大典禮。其時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節。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於泰山下。以定天位。因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秦漢所爲。襲其名而未察其實也。斯竝神遊皇古。理衷前聖。鄭賈復生。無以易斯誼已。諸君幸承指授。師法宏遠。故能識精而思銳。不惑於

常解茲集所載於古今學術洞悉本原折衷無偏實事求是足以發明墜義輔翼經史其餘詩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風標峻上神韻超然蓋吾師因其質之所近以裁之而諸君亦各能以長自見覽斯集者猶探珠於滄瀛採玉於崑閬也諸君其益進而不已靳至古之立言者以稱吾師教育盛心庶幾國初前輩之風復見今日山川靈淑所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陽月甲辰朔德清許宗彥序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皐陶謨言勅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以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王謚法解爾雅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猶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閤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于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紊于王肅厄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歷時。范文正公及富公韓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訓詁者不能進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至有元皇慶。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間。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掇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

有學術者。兼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詩賦。猶恐經學之不明也。既開博學鴻詞科。復詔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其時卓然表見者。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箸作彬彬。列于大雅矣。揚州阮雲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由少司農巡撫茲土。遂于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于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撫部授學于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間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局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游息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既行于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則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令甲奠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公方歎歷中外。建樹當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爲內外

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識拔之士幷纂述經詁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詁經精舍生辛酉拔貢分發廣東知縣錢塘陳鴻壽書

汪家禧杭府　陳鴻壽杭府　湯錫蕃杭府
王　仁杭府　范景福杭府　朱　壬杭府　方觀旭杭府
童人傑杭府　諸嘉樂杭府　殳文耀杭府　錢　林仁和原名福林
胡　敬仁和　孫同元仁和　金廷棟仁和　陸堯春仁和
趙春沂仁和　趙　坦仁和　王述曾仁和　宋咸熙仁和
吳成勳仁和　李方湛仁和　陳嵩慶錢塘原名復亨　吳文健錢塘
嚴　杰錢塘　蔣　炯錢塘　吳克勤錢塘　周雲熾仁和
周　誥錢塘　吳引年錢塘原名鄴　馮廷華錢塘　馮學敏錢塘
姜遂登錢塘　姜　寧錢塘　查　揆海寧　鍾大源海寧
朱軾之海寧　倪　綬海寧　謝　江嘉府　謝　淮嘉府

金衍緒嘉府　胡金題嘉府　丁子復嘉興　李富孫嘉興
李遇孫嘉興　孫鳳起嘉善　沈爾振嘉善　吳東發海鹽
崔應榴海鹽　王　純海鹽　吳會貫石門　方廷瑚石門
朱爲弼平湖　邵保初湖府　周中孚湖府　張　鑑烏程
胡　綰烏程　沈　宸烏程　周聯奎烏程　施國祁烏程
孫會美烏程　丁授經歸安　丁傳經歸安　楊鳳苞歸安
楊知新歸安　邵保和歸安　姚　樟歸安　嚴元照歸安
徐養原德清　徐養灝德清　徐熊飛武康　張一慧鄞縣
陶定山紹府　紀　珩紹府　何蘭汀山陰　童　璜山陰
顧廷綸會稽　何起瀛會稽　王衍梅會稽　周師濂會稽
汪繼培蕭山　王端履蕭山　徐　鯤蕭山　傅學灝蕭山
周治平台府　洪頤煊臨海　洪震煊臨海　金　鶚臨海
沈河斗臨海　施　彬黃巖　張立本開化　吳　傑山陰

以上詁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仁和　葉之純仁和　黃　超仁和原名楨　聞人經仁和

翁名濂仁和　陳　甫仁和　龔凝祚仁和原名鏞　張迎照仁和

李章典仁和　湯禮祥仁和　許乃濟仁和　許乃賡仁和

趙　魏仁和　湯　燧仁和　屠　倬錢塘　林成棟錢塘

方懋嗣杭府　方懋朝仁和　梁祖恩錢塘　陳豫鍾錢塘

陳文淇錢塘　陳　鱣海寧　楊秉初海寧　沈毓蓀海寧

查一飛海寧　王丹墀海寧　陳傳經海寧　俞寶華海寧

李　毅嘉興　戴光曾嘉興　張廷濟嘉興　楊　蟠嘉興

吳文溥秀水　金以垲桐鄉　張燕昌海鹽　溫　純烏程

凌鳴喈烏程　孫東暘長興　郎遂鋒安吉　施應心孝豐

吳　傑山陰　童　槐鄞縣　柯孝達鄞縣　孫事倫奉化

袁　鈞鄞縣　鄭　勳慈谿　李龔占定海　王樹實山陰

王文潮山陰　車雲龍會稽原名同軌　胡開益會稽原名佳　邵　駿會稽

劉九華會稽　言九經會稽　吳大本餘姚　盧炳濤東陽

徐大酉東陽　童珖起義烏　潘國詔永康　張汝房浦江

鄭灝西安　毛鳳五遂安　端木國瑚青田

以上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三人.

王瑜江蘇鎮洋　臧鏞堂江蘇武進改名庸　臧禮堂江蘇武進　方起謙安徽歙縣

何元錫錢塘

以上纂述經詁之友五人.

姚文田歸安　湯金釗錢塘　汪如淵秀水　程同文桐鄉

戴聰浦江　蘇琳海寧　莫甫采錢塘　毛謨歸安

張師泌歸安　余本敦西安　朱涼山陰　孟晟秀水

陸言錢塘　錢昌齡秀水　何蘭馥山陰　許宗彥德清

萬雲仁和　錢枚仁和　張鱗長興　蔡鑾揚桐鄉

王家景錢塘　陳斌德清

以上己未會試總裁中式進士二十二人.

詁經精舍文集目錄

卷一……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下　汪家禧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朝經術流派論　邵保初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敬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鯤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杰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卷二……二九
磬折說　徐養原
量說　徐養原
筮說　徐養原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解字　徐養原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笙詩說上下　徐養瀚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范景福
三侯見鵠說　范景福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范景福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汪家禧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君氏說　趙春沂
牛耕說　趙春沂
爾雅禕不當从帀說　趙春沂
辟雍太學說　孫同元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爾雅閎謂之門解　孫同元
爾雅雰霧辨　孫同元
重黎解　陶定山
召公辨　陶定山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辨爾雅禧告也之誤　陸堯春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卷三……六一
西湖詁經精舍記　阮　元程作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陸堯春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錢福林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邵保初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陶定山
重櫺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趙春沂
重櫺天一閣宋本石鼓序　吳東發
重櫺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嚴　杰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周中孚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陶定山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吳東發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嚴杰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孫同元
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趙坦
春秋異文解　周中孚
箕子之明夷解　周中孚
游豫解　周中孚
爾雅釋畜脫簡考　周中孚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周中孚
直躬之直非姓解　周中孚
接輿爲楚狂名解　周中孚
孟子趙注誤字解　周中孚

孟子齊四境考　蔣炯
五霸考　蔣炯
釋聯　徐鯤
南仲辨　徐熊飛
禹貢蠶桑說　朱壬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王仁
周南召南解　王仁
許叔重木主結衘議　孫星衍程作
卷四……九三
策問并問
卷五……一三一
南宋中興四將論　蔣炯
南宋中興四將論　湯錫蕃
南宋中興四將論　張鑑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頤煊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震煊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原
擬南宋姜夔傳　張鑑
擬南宋姜夔傳　嚴杰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灝
擬南宋姜夔傳　徐熊飛
擬南宋姜夔傳　何起瀛
礮考　徐鯤
礮考　何蘭汀
礮考　徐養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陶定山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范景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禧
卷六……一六七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說　王　昶程作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　敬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　坦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洪震煊
夏小正鞠則見解　李方湛
易伐鬼方解　洪頤煊
釋魯郊　陳鴻壽
禹鑿龍門考　洪頤煊
禹都陽城考

筐詩有聲亡詞辨　顧廷綸
五晦之宅考　顧廷綸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魯詩三歲宮女解　金廷棟
齊變施音變施解　金廷棟
石經穀梁傳考　金廷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卷七……一九九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阮元程作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吳東發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丁子復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胡　敬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錢福林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湯錫蕃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集昌黎文　周聯奎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孫星衍程作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張　鑑
第一樓賦并序　錢福林
飛來峯銘　張立本
飛來峯銘　胡　敬
重修曝書亭記　阮　元程作
卷八……二二七
論語一貫說

釋郵表隧　阮　元程作
釋褒　阮　元程作
易消息解　嚴　杰
易消息解　汪家禧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禧
儒與二氏出入論　吳東發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緒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繩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鶚
西湖講舍校經圖後序　查揆
擬撰禦雅圖條例　趙坦
澣衣成事辨　趙春沂
六飲解　徐養原
中庸說　洪震煊

中庸說　徐熊飛
史記闕篇補篇攷　孫同元
史記闕篇補篇攷　汪繼培
卷九……二五七
性情說　汪家禧
性情說　胡繙
性情說　洪震煊
性情說　徐養原
格物說　洪震煊
格物說　徐養原
格物說　謝江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曾氏一貫論　趙春沂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釋能　段玉裁程作
釋能　徐養原
釋能　汪家禧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紹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禧
說文尒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卷十……二八五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阮元程作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謝辻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蔣炯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胡繙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禹都考　金鶚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招搖在上解　金鶚
釋咎　金鶚
釋庸　金鶚
釋貫　金鶚
釋祇　金鶚
釋葵　金鶚

釋葵　孫同元
釋葵　謝淮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釋書呂刑鋟字　孫鳳起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元程作
卷十一……三一三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保和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聯奎
今古文尚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今古文尚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兩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紹
兩漢經師家法考　邵保初
兩漢經師家法考　汪繼培
周代書册制度考　徐養原
周代書册制度考　趙坦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鶚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卷十二……三四一
論語過位解　趙坦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論語過位解　胡紹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金鶚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李富孫
擬兩浙金石志序　謝江
擬兩浙金石志序　胡縉
擬兩浙金石志序　趙春沂
擬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　查揆
擬撰本事詞條例　陳鑾
大猶禮成頌并序　沈儗振
卷十三……三六九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胡敬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錢福林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陳嵩慶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顧廷綸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陳鴻壽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陳文述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蔣　炯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李方湛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　徐熊飛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册封琉球詩并序　汪家禧
周五戈歌　陶定山
詠周五戈　朱爲弼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胡　敬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孫同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胡　敬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湯錫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徐熊飛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周聯奎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張鑑
龍井茶　李方湛
龍井茶　胡敬
龍井茶　何起瀛
龍井茶　徐養灝
夕陽　張鑑
夕陽　董璜
夕陽　周聯奎
夕陽　徐熊飛
夕陽　湯錫蕃
夕陽　朱壬
夕陽　王仁
夕陽　查揆
夕陽　李方湛

聽蟬　朱壬
聽蟬　孫同元
聽蟬　張鑑
聽蟬　錢福林
聽蟬　吳文健
聽蟬　李方湛
聽蟬　丁子復
落葉　朱壬
落葉　陳文述
落葉　丁子復
落葉　湯錫蕃
落葉　胡敬
方鏡　次杭堇浦太史韻　吳東發
方鏡　胡敬

方鏡　趙春沂
方鏡　陶定山
方鏡　湯錫蕃
兩浙輶軒錄題詞　胡　敬
兩浙輶軒錄題詞　湯錫蕃
兩浙輶軒錄題詞　王　仁
卷十四……四〇三
茗花　鍾大源
茗花并序　徐熊飛
茗花　周聯奎
茗花　方觀旭
茗花　查　揆
茗花　顧廷綸
茗花　方廷瑚

茗花　吳東發
茗花　謝江
杏花　查揆
杏花　徐熊飛
杏花　楊鳳苞
杏花　鍾大源
杏花　胡縉
杏花　查揆
荣花　徐熊飛
荣花　胡縉
印泥　方廷瑚
印泥　邵保和
印泥　顧廷綸
濬西湖封草用東坡次趙德麟治潁州西湖成見懷韻　鍾大源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徐熊飛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吳東發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謝江
詠葵有序　徐養原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徐熊飛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胡縉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并序　查揆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幷置焦山詩以紀事　阮元程作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幷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江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幷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淮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幷置焦山詩以紀事　徐熊飛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幷置焦山詩以紀事　顧廷綸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幷置焦山詩以紀事　方廷瑚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幷置焦山詩以紀事　張鑑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蔣炯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顧廷綸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張鑑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方廷瑚
西湖花月夜　查揆
綠陰　張鑑
綠陰　查揆
綠陰　徐熊飛
綠陰　孫同元
綠陰　張慧
牡丹　胡綉
牡丹　查揆
牡丹　周聯奎
牡丹　趙春沂

桃笙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周聯奎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汪繼培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周聯奎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查揆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查揆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徐熊飛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徐熊飛
諫果　查揆
諫果　謝淮
諫果　謝江

詁經精舍文集卷一

阮元撰訂　汪家禄校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後永嘉之亂。漸以散佚。江左減爲九人。後又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因之。宏通之軌。由是變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羣言去。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不得。而信心蔑古者與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不可復理矣。永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亡。而孟京費固存也。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杜貿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亡。韓魯固存也。至賈服左氏注。更爲完善。當時之君。苟能法東漢廣列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曠如。惟因陋就寡。不思廢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以後諸儒。祇董景道兼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視爲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僞學反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費氏之文上符古經。爻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僞。徵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僞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蘊欲通。不惜傭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尚

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僞學盛行。遽有底止耶。夫王氏以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尚書聞作僞于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猶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未知簡約之可蹈空也。十九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憫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流派之異同。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君臣之寡識也。升降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晉以後與王弼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眞古文。鄭所未注者。其殘缺間出于齊梁之間。既注者無論矣。士燮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經解詁。隋志並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尚不至蕩然。隘其途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奏功而遷就歟。夫義疏之學。易有褚仲都周宏正。書有費甝。春秋有沈文阿王元規。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鄭無師說。而三家之燦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微。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淸言惟盛于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晉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驥。二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隋統一而南北諸儒

萃北儒之遵師說者亦尠矣二劉（炫、焯）大儒也得費氏古文義疏亦傳習焉矧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尚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蓋俗尚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善歟曰是何言歟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晉孫毓評三家同異復朋于王園丘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周官儀禮喪服復行于時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爲非也使詩無二劉（獻之、敬和）禮無徐（遵明）熊（安生）謹守師傳以待來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卽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詩禮存漢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能盡遵服鄭遂全善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的傳而荀慈明言乾坤成坎離開虞氏之先是皆可輔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僞古文掇拾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尚可采取諸家之師傳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駁者遂奪純矣敢謬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隘東京遠而流派微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旣緜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蓋六代學士與有過焉何則先儒鴻教布在簡策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苟昧於古訓師夫已胸新說遞增盛爲夸飾吐辭雖藻尋理實詭更乃妄立體裁託於彝訓自寫情性上晦墳典文采旣曜耳目用惑是以舍眞傳僞流弊不還也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難逞其邪說多是臆造若詞有所窒說有不通或妄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

爲一書。以相左證。雖言繁而意達。實理疎而情漏。王弼註易。能作清言。異彼前儒。詭其新見。僞孔書傳。亦與此時。學者珍之如玉策。奉之如金科。鄭學之衰。浸胎於此。宋齊遞禪。庸陋自安。公卿士夫。崇此至寡。然而王儉文學士也。其與陸澄書云。易理至微。足貫六籍。儻存小王。豈爲賅備。是猶知師祖鄭氏而賤輔嗣之學。又常鈔禮論條目爲十三卷。蓋與疏儀禮之信都黃慶竝傳聖道。列爲閨儒焉。蕭梁代興。世尚儒學。橫經之士。深用敦獎。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皇侃諸人。各爲禮疏。甚有美譽。崔氏尤精左氏。以杜註之後。服氏浸微。別創一書。申服難杜。僧誕因更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馬王相難。未之或過。皇氏又有論語義疏。雖事豐瑰異。辭富膏腴。而證之羣籍。亦多乖舛。孔氏書傳之續也。然梁主雅好經術。撰五經講疏。以厲今世。而信古不篤。執業未宏。李業興來使。問堯時以前何時爲正。李對不知。則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不知。梁主意以堯時無改正之事。豈知愈棄三正。甘誓明文。鄭註尚書。亦云堯正建子。舜正建丑。何不省覽。輒爲此言。又古文泰誓。情僞灼然。乃兼存之。云本有兩不別僞體。惟取綴詞。直使絲菅竝綜。冠履雙置。混淆不別。良可悲矣。然較之他代。猶有可觀。北朝草創。日不暇給。魏孝文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動詣賞咨。承平既久。學術用宏。徐氏遵明。通易及尚書三禮。一以鄭氏爲宗。訪義觀辭。莫不措意。嘗見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此雖觀過。足以知仁。其後易傳之盧景裕。書傳之權會。禮傳之李鉉。祖僧鄭氏之學。斯猶不墜。通毛詩者。則有劉獻之。獻之以

傳劉敬和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君之門。李業興博涉百家。說宗徐氏。漢學之盛。郁乎文哉。齊熊安生禮疏別白經文。多引難義。孔氏謂遜於皇。然詳正章句。雖難而易。曲引外義。似易實難。以此相方。熊氏猶差勝。史臣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其然豈其然乎。隋帝平一區宇。專好刑名。於時舊儒多已彫謝。最知名者爲劉士元光伯。史氏稱其學通南北。博極古今。然二劉勇於自信。事不師古。見費馳古文書疏。以爲宏雅。使行於世。炫又益舜典一十六字。鄭氏之學。雖存若亡。覩此蔽冒深可痛疾。要而論之。鄭氏之學。六藝之苑囿。百家之津梁也。詩箋禮註。體大物博。王肅之徒。雖有辨論。而六代儒者。莫越其軌。蓋山岳彌高。一簣自絕。其比儗日月至明。燭火難效。其燭照也。孔書王易。雖出晉代。傳者未廣。以秩較玉。必夫其潤。將赤比朱。自形其淺。理固然矣。江左競喜新說。不別眞僞。欲兩存之。鑄銅而下鉛錫。煮鹽而入醯醢。未見其可也。徐遵明墨守先訓。爲時盛德。六代濟濟。僅見此人。至隋而江左之說行於河朔。書夸飾夫孔氏。易羽儀夫王弼。唐正義遵之。而鄭氏書易亡焉。後之學者。知先哲之勤懇如此。憫末學之詭異如彼。存遺文於既微。覽碩學之未墜。足以補六代學者之過。亦正俗宏風之助也。

邵保初

六朝經術流派論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雖短長互見。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誠不可以無辨。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經師也。杜預名將也。亦非經師也。非經師則學無所授。信心而談。空疏滉漾。游衍無

歸。撥棄舊詁。競標新說。何足稱顓門之業。若孔安國則眞經師矣。使果爲眞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僞也。今習古文尚書。是率天下而僞也。烏乎可。然而探其所始。厥由東晉。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于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向秀之本而謝萬等各注繫辭。以續王弼之書。元風大暢。古義遂湮。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間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尚書猶兼習鄭孔。春秋猶兼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益稷以續孔氏。夫范甯固號爲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僞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爲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遵守鄭學者爲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尚亦於此可卜矣。然劉宋時鄭氏猶未廢絕。故裴駰史記集解兼采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近惟崇尚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于陳末。而曰近。則崇孔廢鄭。實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裴駰注史記。引服解頗多。梁陳間未有習

服氏春秋者。李延壽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宋朝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申杜難服。莫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誣也。夫江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尚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若謂經籍英華。盡在于是。是以漢學爲糟粕也。蓋已隱隱開窾空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于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于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竄入孔傳。于僞之中又有僞焉。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聞服虔解左傳。多與己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學卽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杜僞孔則學分爲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爲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眞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間而起也。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成竝稱。號爲雷鄭。釋慧遠遁跡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爲詳覈。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續成一百五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龜也。其以渾蓋爲一。在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當于零陵桂陽間求之。嗜古之士。曷留

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章目爲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價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抑猶有可憾者。施讎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尚存乎。歐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尚存乎。齊詩久亡。魯詩不至江左。不有韓詩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猶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南人既未暇及北學亦寂寂無聞。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然唯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奚足怪。義疏之學。自爲一派。唯六朝爲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肅之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甝二劉顧彪。詩與春秋則劉炫。禮則黃慶李孟悊。禮記則皇侃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蔽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爲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造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歸然獨存。前此止作音。惟陸氏兼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最爲精博。雖以王爲主。特采子夏京房孟喜馬鄭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干寶蜀才黃穎旁及九家易。張璠集解。萃十數家于兩卷之中。視李鼎祚尤簡而該。窺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韓嬰。亦存其槩。不幸生于南國。故鄭服之學。不得

賴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于此。非徐爰、沈重、戚袞、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雖非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晏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爲之疏。制度名物。略而弗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祇以祕笈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空談廢云。崔氏義宗、王伯厚、周草牕、俱徵引及之。則宋末尚存。今去宋世不過四百餘年。故以爲不應遽佚。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敍述。于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渙散矣。蓋經術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序。居然有兩漢遺風。勝國西亭王孫著授經圖。因章氏考索而加詳焉。然止述兩漢。不及魏晉以降。未爲賅備。且南北區分。風尚不一。苟非支分派別。兼綜條貫。則承學之士。何繇考其異同。定其得失耶。試取朱氏之書。次第繕續。必更有可觀者。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敬

溯自當塗代漢之後。以訖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興廢。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尚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申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祇排鄭學。何其謬也。典午承魏。厥風尤熾。杜預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栝蹟獻書。徒承梁氏之僞。雖荀崧建議。表章鄭易。

賀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歇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易于術數。斥鄭學爲支離。專己守殘。因陋就寡。後儒騁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肇此焉。河洛殫心詁訓。獨守師傳。遵明括其全。獻之衍其派。安生兼資夫衆說。焯炫競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尚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分派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屢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遞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彥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沖遠解書。裒集顧彪。費甝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統承漢學。沾匄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自孔子之時。季札以觀樂著。言游以文學稱。南方之學始基於是。東吳立國。而虞翻、華覈、韋昭、諸賢輩起繼之。東晉以迄梁陳。若虞喜、徐邈、范甯、孔衍、伏曼容、何佟之、雷次宗、周續之、崔靈恩、皇侃、戚衮、沈不害。載於正史。炳炳琅琅。其於先聖遺經。皆有發揮紹述之功。故其流風餘韻。自隋唐迄今。江表聲華。皆稱最盛也。夫經術文章。本無二事。文辭所以明道也。六朝之文。惟華靡是尚。是必其所得於經者淺耳。雖然。自漢書而下。以儒林與文苑分傳。則經術文章。異人異事。六朝之文雖卑。固不礙其經術之可取也。自吳東晉

以下。儒林各自爲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奚翅數千卷。迄今日乃百無一存。豈所謂如飄風之過耳歟。顧嘗論之。經術自漢以後。莫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六朝人所爲音義。陸德明集之爲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古折衷之爲五經定本。六朝各家殊說及所爲義疏。孔穎達賈公彥等刊定之爲經義。是唐經術之盛。以六朝盛。假令有北學而無南學。則唐初諸公隘於采取。斷難典核詳明。爲不朽之盛業。使學者傳習於無窮。若此也。夫聖人教人莫重於禮。士之通乎禮者尠矣。讀杜佑通典。引晉宋以下禮議二百餘篇。凡吉凶之禮。口講指畫。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者。於此見其厓略。此其超軼乎國家有大事則幽冥莫知其源。如劉歆所譏者。奚翅萬萬。朱子云。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猝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然則六朝之禮學。尤當循誦習傳而究其歸趣者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　鯤

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豫章君卽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竝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晉自渡江以後。洎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尙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

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幟故史稱魏氏雅誥與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尚豈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榮侯景亂而文阿縱拓拔興而梁越顯隋室壞而劉炫餒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竊唯於徐遵明見之奚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不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音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僞書出姚方興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唯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聞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虨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具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尚書之不亡又遵明之功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而爲李鉉再傳而爲熊安生李則稱爲高弟熊則號爲祖師兼得房虬之授竝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堕之薦戚袞就質儀禮獨得懷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生所得又係永嘉舊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敷講浸以成俗其視河外儒生止知伏膺杜氏不窺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

誕小儒。乃譆譆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適形其譾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述。卽如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爲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師訓爲主。學以師授爲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元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譬服氏。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具詳于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集其大成。王肅後起。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因亦廣注羣經。力與鄭異。然其學終不足以勝之也。故自晉迄隨。王學仍不振焉。隨志著錄六朝人著作。每經不下數十家。然亡佚者十之八九。其見引于唐宋正義。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各書者。尚可以攷核其醇駁。惟杜預左傳集解。范甯穀梁集解。韓康伯易繫辭注。郭璞爾雅注。皇侃論語義疏。則皆全書具在。永爲說經者所宗法。但皇氏義疏爲宋邢昺所改修。不得列于十三經注疏。且其書已佚而復出。或謂後人摭拾邢疏而成者。殊不知皇疏所引。皆不落梁以下之說。可信其書之不出于作僞爾。孫毓評毛。劉炫規杜。祇論一家之得失而已。若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也。梁陳以下作者

多人劉焯劉炫最爲詳雅故隋書儒林傳敍云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如二劉者殆集六朝之大成者也當時各家或專守一藝或兼及他經攷諸史傳具有師承至如孫毓于寶劉獻崔靈恩沈重樊深之徒窮究經義蔚爲儒宗而李軌于諸經俱各有音已開陸德明釋文之先且陸氏成書本在隨末猶然六朝之流派承前啓後厥功偉已明西亭王孫撰授經圖竹垞朱氏本之作承師一類列入經義攷然皆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殊爲闕典倘有好古君子取史傳所羅列者一一敍其學術淵源以見當時實有通儒碩彥接踵代興不弟以六朝浮華一概相量且無使兩漢專美于前豈非斯道之光也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漢學窮經則經明唐學疏註則註明學者立志不讀唐以後書而漢學已往唐學未起則六朝諸儒之爲功經術不少今夫六朝經術南北兩派而已傳之者曰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壹似重南以輕北者遂至傳南以遺北而不知南人學北人教也梁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于廬江何允而劉昞沈熊沈宏張及孔子雲執經下坐竝傳峻業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奉敕受業豈特徐秀何曇黃荀子華孫宗昌王延壽孔惠宣之受業于丹陽尹也哉此南學

也。若夫稱醇儒、爲都講、又無論。然而房暉遠號五庫。馬榮伯聯六儒。則北學多徑徑者。魏道武以經術爲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始光三年徵盧元高允于大學。命崔光講孝經。北學始基矣。是時南學未起也。齊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石曜。勃海李鉉刁柔等。遞爲師友。北學盛傳矣。是時南學將行矣。夫魏齊之間。鉅儒輩出。推徐遵明爲盟主。而盧景裕李鉉諸人。皆其弟子。其所從來。淵源有自也。夫然而崔靈恩盧廣蔣顯孫詳之教。風行江左。江左沿晉清譚。好干氏易。隋史所云江左周易則王弼是也。似與北學鄭註人各異師。而亦有不盡然者。案陸澄與王儉書云。王弼註易爲元學所宗。今若鴻儒鄭註。必不可廢。儉答云。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賅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夫王儉陸澄江左學也。而猶知推尊鄭學。意者徐遵明鄭學有以及之也。不然。何爲伏公儀以何晏疑易中九事爲不學也。然則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而武城張譏陳郡袁憲與焉。以視河南青齊閒之背師訓爲何如。通毛詩者多出于北魏劉獻之。獻之傳之李周仁。周仁傳之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之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本之二劉之門。彼南人張譏著毛詩二十卷。夫固有所受之也。況齊梁釋詩數十家。而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註。第引劉芳義疏。夫劉芳北學也。詩則竝主夫毛公。而禮則同遵于鄭氏。徐遵明振起華陰閒。得屯留王聰之教。通三禮。傳之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

得遵明學。又傳之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得李鉉學。又傳之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能明禮經者。出自安生門人。通小戴記十有二三。北學盛矣。崔靈恩于天監中聚徒講說。南史列傳。而著三禮義宗三十卷。此南北習禮時也。北人往矣。吾道南矣。南史陸詡傳。詡與徐勉書云。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莫不歎服。人無閒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勉從之。然則非祥顯之聽習。而何由知沈峻之特精也。北人至而南人始知重周官禮。此南學于北之一證。南史戚衮傳。梁武帝時衮爲揚州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義。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戚生若來。便以儀禮禮記義遺本付之。然則懷方之重戚生。與蓋懷方之授業于戚生也。豈第謂衮受三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乎。北人至而南人始知學禮古經。此南學于北之一證。隋史云。左傳則杜預。河洛左傳則服虔。是二註每分道而馳。而不知南北學士。習服者多。夫杜註惟青齊之間。坦驥有以及之耳。攷崔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駁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遂傳焉。自是江東竝行服解矣。夫靈恩非北人乎。而教已行于南也若是。又攷王元規傳云。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

辭及義記十一卷則服註非僅行河洛矣夫元規非南人乎而學已從于北也若是況王僧孺論春秋美疢惡石明引服註則又南人學北之確證也他若公穀二傳幾不厝懷故明三傳者南史紀一人北史紀二人明公羊傳者北學梁祚一人豈梁時尚有廙信穀梁註而後乃師說不傳邪抑隋志不錄崔靈恩公穀文句義十卷而略之邪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則河北諸儒能言之徐遵明見鄭氏論語序註書以八十策之說而訂其誤蓋康成本也皇侃引十三家之學而爲之疏蓋平叔本也隋志云論語唯鄭元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鄭何竝行鄭氏盛于人間本此則南人亦浸淫乎北學矣隋志又云孝經梁代孔鄭竝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竝立夫南學孝經非北人劉炫序之述之不亦得一而失一與尚書在梁陳之間孔鄭二家竝行於世眞僞混淆莫辨矣齊代唯傳鄭義去僞存眞學者得所指歸矣自江左中興梅賾獻書僞傳遂出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之於是學徒專習孔氏而鄭學日微則純乎僞矣彼劉光伯劉士元輩即學通南北要唯是費鼂義疏爲拳拳云今夫南人之學各有傳述如孔僉之學何允偉之皇侃之學賀瑒傳之沈峻之學沈麟士傳之全緩之學褚仲都傳之王元規之學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北也即北人之學各有授受如牛天祐之學張吾貴受之王保安之學劉蘭受之董道季之學孫惠蔚受之李鉉之學馮偉受

之包愉之學包愷受之未聞設教于南也然而南人司馬鴛則師沛國劉瓛矣北人盧廣則見賞于僕射徐勉矣南史儒林傳列十有九人而崔浩河知爲北學來歸北史儒林傳列四十有六人而沈武康不聞南學漸靡良有以也夫是故南人之學貽兩晉風也北人之學述兩漢傳也非北人則南人之學初無根柢鮮所折衷幾何而不支離其說也邪然則南學英華未始非北學枝葉之有以發之也承漢學之統而引唐學之緒南學也邪北學也邪故列六朝之經術而第論南學致遺北學是爲變本加厲之論言六朝之經術而惟合北學以論南學則爲沿波討原之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夫聖經彪炳儼象日星彝義精純比用粟帛然而詁訓不同南北異術六朝之間沿流漢魏六藝之學擬爲讎對得失眞僞備在汗簡是以其詳可得而言昔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于微言要亦自成爲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竟委窮源通于聖志後有作者蓋無得而加焉自魏王肅逞欺詐之詞張祇妄之論暗造古文私撰家語麻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岐途俾讀不甚解者倒紊朱紫餘焰至于晉代梅賾誤奏安國之傳孫毓隱朋非鄭之意江左宋魏齊梁陳隋之間翻競穿鑿蔀蔽講家芟角互從習成士俗伊誰之咎與由是僞詁熾而眞訓亡矣夫僞詁熾則人創新義眞訓亡則衆棄舊籍所以西晉永嘉之亂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詩在魏已

亡韓詩雖存無傳當是時鄭君之學不絕如綫猶賴元黃雖雜纘述匪無江左則荀崧奏置鄭易徐州則陳統評申鄭義徐生爲魏末大儒劉獻則關西孔子盧景裕崔瑾權會郭茂之屬演其傳孫靈暉郭仲堅李周仁田元鳳之倫守其學李鉉馮偉張買奴呂黃龍熊安生劉思軌之儔宣其義祖儁邢峙張奉禮夏懷敬李欽紀顯敬之徒揚其波譬嘉禾之疎植非莠害所得盡也且夫輔嗣注易雖涉元言元凱注左不無規失要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疎密易見惟習聞王肅之說者但信其隱托聖言不知其僞造古訓淆亂舊章擊排正義明訓寖成暗室萬古共爲長夜罪深桀紂竊謂不在弼而在肅矣而舊說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滯于一偏未爲確論要而言之襲王肅諸人之誤者易趨疎謬罕得眞詮守鄭君諸人之說者雅尚宏深不忘古訓別囿眞僞考鏡得失百世不易也至若宗鄭之外何氏能刪禮論劉芳雅號石經爾雅注止郭璞名家論語疏乃皇侃擅勝穀梁則范武子力祛膚淺三禮則崔靈恩最稱精博以及雕龍劉勰亦識宗經蠟鳳僧虔皆知科斗由是觀之六藝之事固未可易言六朝之學殆猶近于古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杰

六朝以前諸儒各守家法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所謂某氏之學某氏弟子是也宋書百官志云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立五經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此之謂也惟魏代王肅不守師承好與高密鄭公爲難造僞書而騰異說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惜其書不傳也晉室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家傳莊老戶述虛元南北之際所習章句好尚互殊大抵尊崇舊學能篤信而固守者惟北方諸儒左傳則服氏虔尚書周易則鄭氏康成他如小王之易僞孔之書雖風行江左而不傳於河朔故當時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誤諱言鄭服非之諺惟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晉之崇鄭易者則有臨潁荀爽順陽范甯上黨綦毋咸咸則師事相預甯則再傳道祖宋元嘉時王鄭竝立博士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申王難顧齊陸澄議鄭王竝置措詞甚緩以其時元風尚煽不得不爾也沛國劉瓛能承鄭氏之後惜身終下秩以易授建平嚴植之及廬江何允北魏梁祚亦以鄭易教授有儒者風華陰徐遵明少師屯留王聰後以易授范陽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河東樂遜景裕再傳權會郭茂會妙盡精微早入鄴都茂則恆在門下其後善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頓邱董徵恒山房暉遠竝通易理徵則師事清河監伯陽暉遠世傳儒業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相從者動以千計若梁之伏曼容卞華褚仲都要皆以王氏爲宗仲都講易爲當時最子修及同郡全緩竝傳其業緩通莊老時人言元者推服之陳之清河張譏亦好元言受業于汝南周宏正之門以易莊教授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法才慧拔皆其徒也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雜莊老以亂聖經始自王弼范甯謂其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書僞孔傳東

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陸德明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此雖以末爲本亦足見其根據若謝沈李長林李充宋之姜道盛梁之孔子袪張譏鮮有不爲所惑者今文二十九篇馬鄭爲之注師祖孔學頗得其眞而北魏陳奇非之以馬鄭爲解經失旨宜與游雅論多所不合齊時儒生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通之以授浮陽李周仁渤海張文敬李鉉及權會樂遜竝守鄭氏一家言非古文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申明王肅之說以難鄭氏陳統復作詩評以明鄭義祖分左右垂數百年宋之明詩者則有周續之雷次宗周雷俱師事慧遠法師以浮屠而參師儒之席亦奇矣齊劉獻授何允梁伏曼容嚴植之崔靈恩賀瑒亦竝通焉陳顧越尤明毛詩傍通異義外此則東海龔孟舒梁元帝師事之北魏劉獻之少好詩傳受業于渤海程元時中山張吾貴與之齊名竝稱儒宗獻之授李周仁周仁再傳李鉉董令度及渤海程歸則歸則授同郡劉敬和暨張思伯敬和授劉軌思軌思說詩甚精其鄉曲多爲詩者武平末劉焯劉炫竝傳其業遵明之門則有馬敬德權會樂遜他若劉蘭之受於王保安董徽之受于清河監伯陽以及周之沈重房暉遠皆卓然可傳者也議禮如聚訟自晉宋逮周隨傳三禮業者江左爲多晉董景道范宣爲當時最景道專遵鄭氏箸禮通論非駁諸儒以廣鄭旨范宣尤爲戴逵宗仰齊劉獻之門則有范縝司馬筠何允允傳沈僉筠常議慈母無服亦固守鄭氏言者也梁沈麟士之門則有太史叔明沈峻傳峻業者有張及孔子雲及子文阿同時劉

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焉賀瑒少傳家業以授皇侃侃授鄭灼侃雖尊鄭氏乃時乖鄭義誠無異乎木落不歸其本也陳劉文紹授戚衮張崖衮精於禮業爲北人宋懷方所重若何侅之師心獨學嚴植之偏習鄭義與崔氏靈恩皆南士之傑出者河朔多出遵明之門遵明傳禮于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袁懷敬權會李業興張買奴樂遜鉉授刁柔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既爲儒宗受其業擅名于後者有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馬榮伯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皆其門人也南士輕浮好異春秋以杜預爲宗上黨續咸首先師事遂置服氏于不問惟梁之崔靈恩卓然有識申服難杜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虞僧誕亦精杜學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靈恩本北產也河北學者確守服氏其不遵者獨魏郡姚文安文安難服氏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卽申明服氏名曰釋謬一彼一此學識可知矣遵明知館陶趙世業家有晉世永嘉舊寫服注因往讀之以傳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雕武鮑長宣王元則樂遜竝得服氏精微又衞冀隆陳達潘叔虔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皆通解冀隆以杜氏嚮壁虛造苟駁前師常難六十三事思伯駁冀隆一十餘條一時互相是非莫能明精三傳者江左則首之劉兆氾毓范隆董景道陳之沈文阿河北儒者公羊穀梁多不厝意惟孫惠蔚靈暉能兼習之孝經梁時孔鄭二家竝立國學孔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南北諸儒莫不通習魏陳奇注頗爲當世所傳惟好駁鄭氏故游雅取焚于庭而辱之論語梁陳之時鄭何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

學獨立嚴植之輩咸精是業河朔遵明之外則有劉獻之張吾貴餘則自出義疏雖曰專門皆相祖習惟陳奇多異鄭氏所注往往與司徒崔浩同也晉宋以迄陳隨南北之言經者如此是則上溯漢魏經學之盛未有過于服氏子慎鄭氏康成而鄭氏爲尤後此唐之陸德明孔穎達輩又專守一家偏好晚近宋元以降更無議矣近幸賴一二好古之儒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於千載之下不亦難能而可貴乎

孫同元

六朝經術流派論

漢儒治經各守家法至北海鄭氏而集其成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洎乎三國鼎峙異說紛紜王粲虞翻迭有論難然猶未能抉其藩籬也唯魏王肅以姦人之子氣燄方張嫉鄭氏之名出已上駕其才辨僞造家語又作聖證論以實其說誠古今經籍之一厄矣幸其時爲鄭學者孫炎釋而不惑馬昭駁而常伸北海之緒賴以不墜然而江左儒者崇尚莊老清談日熾正軌云遙王弼之易撥棄象數理於何存杜預之左傳集解好違服義妄生穿鑿劉炫規之是也范甯穀梁注理無踳駮而詞失空疏雖以郭璞之博洽而其所注爾雅亦多肊說沿及宋齊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蓋漢學之凌夷盡矣梁代號稱崇尚經術而不能閎深今世所存皇侃論語義疏亦頗淺露且攷之釋文所引每多不合其眞僞未可定也閒嘗綜六代而論之大抵南北諸儒好尚互有不同李延壽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非篤論也江左儒者當王肅之學盛行梅賾之書初獻厥聞古訓習尚空談何約簡之

足云豈英華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則有徐遵明講之於前盧景裕承之於後恪守漢學王易孔書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夫以綜貫百氏該通六藝之倫而目之爲深蕪斥之爲枝葉豈非耳食之見歟亦風會使然也唐陸德明南方學者其作經典釋文在未入隋之先故於易書左傳用王孔杜氏之注竝南學也觀敘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儒如徐遵明諸人之說不一引及則其流派可攷也貞觀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竝同於釋文蓋其時顏師古首董其事而師古之學本於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故師古爲定本時亦據晉宋以來古今本折服諸儒也孔穎達雖習鄭氏書王氏易兼通南北之學因有師古攷定本在先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是廢矣夫陸孔當貞觀之世南北諸儒之書具在使兼綜條貫悉以康成爲主而參以河洛大儒之說豈非一代之偉績乎惜乎二人之見不及此也雖然鄭氏之書自詩禮外若易書論語諸注猶幸有釋文正義存什一於千百使後之學者得以罔羅散失略具梗概亦不可謂非陸孔之功矣至李鼎祚周易集解蒐羅宏富尤有功於漢學故嘗謂唐儒之於經學功過參半也夫豈黨同伐異專己守殘者之可比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經學惟漢爲極盛而鄭氏又集一代之成囊括大典罔羅衆家彬彬乎炳今而鑠古焉自魏晉以來虛浮

相扇。經業罕通。雖員冠方頤之徒。時充饗舍。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朝廷。而儒宗與元教同尊。釋典與聖經竝肆。則其時之師門雜而學術岐矣。試論之大凡樂同然之嗜者。雖有異味。不能奪之以所弗甘也。挾先入之見者。雖有至理。不能喻之以所弗信也。六經之義奧且深矣。漢儒之傳。精且博矣。後之承學者。家置一書。人守一說。於以涉其涯涘。觀其會通。豈不甚盛。乃周易有鄭氏。復有王輔嗣。左傳有服氏。復有杜元凱。遂使聚訟紛然。集矢不已。或黜王而置鄭。或黜鄭而置王。或難杜以申服。或難服以申杜。又或酌鄭劑王。間行他說。始服終杜。莫守師承。即此二書。南北互異。已不勝涇渭之分。淄澠之別矣。烏虖治經其難哉。蓋事必有其受病之原。而後其流日敝。尋其原則支分派別。可得而觀縷矣。昔何晏王弼。蔑弃先典。藻飾華言。于時老莊之旨。靡然相從。洙泗之風。藐焉將墜。流及乎降。元學特興。序序法師。加號儒臣。雖以名冠同儕。時稱顏子者。猶且出於釋氏之門。此其頹風波蕩。洵非一日。當時以平叔爲神懷超絕。輔嗣爲妙思通徹。而范甯比之桀紂。著論垂戒。誠以眩惑將來者之罪。不可追也。其傑然崛起海北者。則惟魏末徐遵明爲大儒。易書禮遵鄭氏。左傳遵服氏。講學授徒。海內宗仰。一時如盧景裕崔瑾李鉉權會田元鳳夏懷敬輩竝執經受業。其後言易者出郭茂之門。言禮者出熊安生之門。言春秋者竝得服氏之精微。雖曰專門。實皆祖習。蓋惟其能得眞師所在。而後羌博士之名不可越。羌弟子之業有所宗。不然律通絕學。意稱聖人妙日下以無雙譽一臺之二絕。江左人文。非不云盛。徒以篤好元言。耽心禪誦。遂致崔盧孫蔣諸儒

來自北方。未聞稍變其習。此亦所謂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者也。或者曰。自江左草創。宋齊國學。時或開置。梁則五館建於天監。陳則學官設於天嘉。雖戎馬生郊。流風未替。其與魏齊周之置博士。辟儒生。亦且後先濟美矣。然而南學崇虛。北學多實。卽如詩既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而一弇也。王肅之論主婦人。劉芳之說兼男子。援經立斷。遽使高祖稱善。設非其理義精通。則肅所謂在南諸儒。共以爲然者。不且無以祛平生之惑哉。是故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者。猶未爲篤論也。大抵江南河北。義例不同。以隋文平一寰宇。亦既翕然嚮風矣。而策問諸生。臧否莫定。非其師說紛綸。無所取正。何以博士懷疑。久而未決。若是通博如房暉遠。覽筆便下。無所疑滯。庶幾與二劉之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同爲拔萃之士哉。夫是以經堪稱庫。書亦名廚。風標兩儁。業冠六儒。小楊墨之爲書。精風角而無說。戶牖無妨別搆。金湯莫與相攻。柔克剛克。則常奭之教可循也。經師人師。則盧誕之名可賜也。咸腰龜以蒙榮。匪士龍而乞雨。淹中之盛。稷下之風。蓋于茲猶可想見焉。若范武子之有穀梁。郭景純之有爾雅。盧景宣之有大戴。又皆研精覃思。卓然名家。而不狥乎流俗者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六經爲大聖人手定。傳之門弟子。而守之於漢儒。詩之有齊魯毛韓也。三家廢而毛氏獨傳。則以其出自子夏。而毛鄭說詩之功爲大。猶易之有施孟梁邱費高也。諸家廢而費氏獨傳。則以其專以大傳說經。而

術數之名不立。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劉歆纂次。始大明於世。至東京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衰。然則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固有不足深言者矣。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國子講肆。五經皆有講說。何佟之嚴植之賀瑒明山賓等。覆述制旨。朱異賀琛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也。竊嘗攷之。南人宗王易而廢鄭易。致康成易注不傳。厥咎甚大。而後人因謂古經變於康成。而亂於王弼。此說非也。夫周易之亂。實亂於輔嗣。卽孔氏正義所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文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此非亂經之據乎。後人謂始於康成者。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此後人以康成合彖象於經之證也。抑知魏志殊未明。帝問淳于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當對以鄭元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云鄭元合彖象於經云云者。此時方論彖象不與經連。何轉

云合之耶。方疑鄭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及豕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豕象二字而誤之耳。所以帝又云鄭元何獨不謙耶。蓋言孔子以不合豕象爲謙。鄭元何不謙而以注合之也。是則康成合注於經非合豕象於經。展卷瞭然。此皆六朝諸儒廢棄不講。以致鄭王之是非莫辨也。又六朝說詩者雖主毛公。然開後人攻小序之端。亦起於六朝。案闕雎序鄭箋內忽入沈重一段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後人謂小序作於衛宏。掊擊百出。皆重啓其端也。且以小序爲宏作。其妄有二。宏後漢光武中爲議郎。范史有傳。祇云有毛詩序行世。漢以來著書之名。或曰序。或曰傳。或曰訓。或曰解詁。其名同實異者。難以悉數。豈可以卜子之序爲衛宏之序乎。其妄一也。考班書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當武帝時。鄭公受學馬融。爲桓靈間人。去宏亦祇百年。而毛傳一本小序。鄭箋一本序傳之說乎。且鄭豈有不知宏之所作。而猥以爲子夏作耶。其妄二也。是則致鄭易之不傳卜序之受攻。未必非六朝諸儒階之厲也。故曰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更有不足深言者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二

磬折說

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鞮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按鼖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皐鼓長丈二尺而中圍與鼖鼓同則又太倨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車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脰磬折立則上俛者尺有五

寸。自帶至臀。下直者三尺。自臀至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者。宣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爲法。柯欘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爲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釋之。或用割圜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欘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奧。宜就其意通之。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幷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議邪。

量說

徐養原

考工記。桌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庬焉。此倣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固已正其誤矣。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圜其外者謂之脣。必疑當作不。此陰駁劉歆也。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歆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蓋鬴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鬴底小。鬴口大。內謂鬴底也。外謂鬴口也。鬴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乃遶而圜之。故曰內方尺而圜其外。若如劉歆之制。鬴中立方一尺。鬴外上

下皆圜則其實既不容一斛其重又豈止一鈞而其聲亦安能中黃鍾之宮乎記又曰其臀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臀之底卽斛之底不言可知臀之四圍亦當微侈不得爲直邊也又曰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耳當在脣下向下設之故鄭云可舉也）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斗七升二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斛與臀皆下狹上廣而非直口益明矣先儒說斛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繹之者何也

筮說

徐養原

春秋內外傳筮卦言八者三先儒多不得其義今按筮法六爻不變謂之八其占用本卦彖辭故董因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然則遇艮之八當占艮之彖辭其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姜之不出審矣而史曰是謂艮之隨姜又以隨之彖辭占之人但知艮之隨不當占隨之彖辭不知艮之八非艮之隨史言妄耳若夫貞屯悔豫則又何說曰此再筮也蓋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胡朏明說）屯與豫皆有震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章昭說）主器者莫若長子得國之兆也初筮得屯六爻不變再筮得豫又六爻不變故曰皆八屯六爻不變以屯之彖辭占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豫六爻不變以豫之彖辭占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以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參考傳文義例了然若如舊解則支離葛藤愈說愈晦矣或曰六爻不變何以謂之八曰九六變而七八不變

乾之坤曰用九。坤之乾曰用六。六爻皆變。謂之九六。六爻皆不變。謂之七八。然則內外傳。何以但言八而不言七。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獨三畫之卦然也。卽六畫之卦。亦莫不然。遇陽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八。遇陰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七。艮屯豫三卦皆陽卦也。故曰八。若三陰三陽之卦。則以內卦爲主。內卦有乾坎艮震爲陽卦。內卦有巽離坤兌爲陰卦。或以初爻爲主。初爻陽爲陽卦。初爻陰爲陰卦。朱子啓蒙卦變圖。自乾至恆。凡三十二卦。除乾之外。皆陰卦也。自益至坤。凡三十二卦。除坤之外。皆陽卦也。泰及艮屯豫皆在後三十二卦中。非陽卦而何。（其卦遇蠱。其卦遇復。皆無變爻者也。不言之八。省文耳。）

凡筮得某卦。則曰遇某之某。或訓之爲變。失之矣。之語辭也。蔡墨以龍論乾。首稱乾之姤。次言其同人。其大有。其同人者。乾之同人也。其大有者。乾之大有也。然則之爲語辭明矣。若訓爲變。則艮之八。泰之八。又何說乎。古之筮書。當如焦氏易林。各以一卦爲綱。而列六十三卦於下。以爲變爻之識別。是故乾之姤。猶言乾之變爲姤者爾。變字可省。而之字不可省。何也。乾。綱也。姤。目也。言乾之姤。則綱舉而目張。言乾變姤。則綱弛而目紊。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周禮小宰之職。掌凡宮之糾禁。鄭云。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疏引應劭曰。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故舉漢法況之。宋儒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不當以中丞爲況。吾謂不

然鄭以小宰掌糾禁故以御史中丞解之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尚書職內之爲少內不當注於本篇且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豈以漢之司空爲卽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太尉長史下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理則可通漢儒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六官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舊蓋漢庭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設六官是漢之三公卽可當周之六大其屬各有長史卽可當小宰小司徒之等然則盧氏以太尉長史釋小宰特以見三公之有長史猶周之建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況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史況小宗伯及小司馬御史中丞況小司寇及小司空則比例更爲密切要之御史之有中丞猶太尉之有長史（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司空長史卽御史中丞也）所謂盧鄭二說其理可通者以此夫周之冢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遠漢之三公皆萬石長史僅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夫（建安時始設之）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舉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

之丞相。卽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司馬竝爲三公。烏得以小宰當之哉。

解字

徐養原

凡象形指事之字。能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然亦有生於他字者。番、象形也。而生於采。卒、指事也。而生於衣。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告、从牛口。會意也。而鵠字生焉。鶇从艸辱。諧聲也。而蓐字生焉。其不生他字而又不爲他字所生者。如𠂤㚔之類。象形也。戌亥之類。會意諧聲也。亦有字體繁密。必省之而後生他字者。屬、寠等部是也。至若會意之字。子母難辨。然有不可紊者。止戈爲武。盇乃戈之屬。非止之屬。因戈以見武也。皿蟲爲蠱。蠱乃蟲之屬。非皿之屬。因蟲以見蠱也。諧聲之字。子母易明。然亦有猝難意解者。靈固从靈聲矣。靈非玉之屬。而隸於玉部。靈巫以玉事神也。物固从勿聲矣。物非牛之屬。而繫之牛部。天地萬物始于牽牛也。此皆識字者所不可不知。然非明于轉注。惡足與語此。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算法有衰分。有盈朒。古法也。自歐邏巴之說興。有所謂借衰互徵者。自以爲超妙矣。讀九章算經。乃知此法古已有之。（均輸章兌雇以下數術。盈不足章米桶以下數術。皆是。）且其立法與說。皆比西學爲密。蓋借衰者。非借衰也。乃問中自有之衰耳。試以三人買宅一術言之。乙倍甲。丙又倍甲乙。則甲一乙二丙六者。問中自有之衰。非借也。又以

摘瓜術言之。（二術俱見同文算指。）摘三之二。又五之一。三五相乘得十五。則十五者。亦問中自有之衰。非借也。算法以簡捷爲貴。故有約分之法。今不以一爲甲率。而以六爲甲率。不以十五爲所求率。而以三百爲所求率。是棄簡而就煩。求工而反拙也。若夫疊借互徵。則眞借矣。不知疊借乃盈朒之本法也。假如共買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八與七皆設言之。猶疊借也。劉徽曰。所出率謂之假令。假令即疊借之謂。凡盈不足之數。皆從假令而得。是疊借固盈朒本法也。若問中無假令。則其術本非盈朒。非盈朒而欲御之以盈朒。於是別設假令以求之。其別設假令也。正其用盈朒術也。是故言盈朒則疊借在其中。問中之假令。與別設之假令。皆疊借也。即皆盈朒術也。豈於盈朒之外。別有所謂疊借互徵者邪。

笙詩說 上

徐養灝

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爲三百十一篇。非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者。或曰有辭。或曰無辭。吾不得而知也。（古自有無詞之樂。磬師教縵樂。鄭云謂雜聲之和樂者也。雜聲和樂。其無詞與。鄭司農注樂師曰。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是則樂名之與逸詩。固有辨矣。）即使有辭。不得與三百並列。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此篤論也。且堂下之樂。不止笙詩。新宮三終。金奏九夏。皆堂下之詩也。若併堂上堂下而盡數之。奚啻三百十一篇。若堂下祇數笙詩。而不數其餘。其義安在。然則其言三百十一篇者何也。

曰此爲序所誤也序以此六篇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左傳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卽此新宮非也凡賦詩必賦堂上之詩不賦堂下之詩詩篇名之同者多矣何必是一詩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然則有義者有序無義者無序非必有經始有序也毛公作詁訓傳引序各冠篇首而此六序無所依附遂雜廁於衆篇之間至於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焉蓋以此六詩原不在三百五篇之數特作序者偶得其義故連而及之耳迨宋世大儒廢序說不用其於笙詩黜其序而猶存其題讀者不察則以爲古經本如是也豈不謬哉

笙詩說下

徐養源

六經之名出於經解夫詩卽樂章也有詩經復有樂經何居善乎鄭先生竹軒胡公之言曰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正風正雅三頌詩之入樂者也風自邶鄘以下雅自六月民勞以下詩之不入樂者也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詩之所重者辭也欲使學者玩其辭而通其意樂之所重者音也欲使學者審其音而平其心詩以辭爲主故凡不入樂之詩皆得徒誦而玩其辭樂以音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倚聲以審其音樂之異于詩如此康成注鍾師九夏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然則笙管金奏在樂經而不在詩經明矣漢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漢魏之際杜夔傳雅樂四篇而琴操有古琴五曲其猶有古樂經之遺意乎朱子曰古經篇題

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吾謂樂經有譜。而詩經無譜。賈氏鄉飲酒禮疏云。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在一處。故存者竝存。亡者竝亡。吾謂論詩經。則有歌詩無笙詩。論樂經。則笙歌竝列。自樂經既亡。歌詩因詩經而傳。有其辭而無其譜。而笙歌金奏。則辭與譜俱亡矣。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用後世推步之法。求古天星所在不驗。不謂術疎。反謂經誤。吁、可怪也。今以夏小正之躔次。還求夏小正之天星。其有不合焉者寡矣。蓋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有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姬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于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顧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攜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于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于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

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卽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申。衡殷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卽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娵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娵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厤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于日。心比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卽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厤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初無豪釐之差。上可合于堯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知之者。獨何與。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或讀史記。謂孔子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衞。此說誤也。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卽以史記論。

有三可證。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祀帝于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衞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衞。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衞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去魯適衞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孔子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尚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君臣寧復思墮成乎。惟史記于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卽于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而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衞。其實誤已。至孔子世家敍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衞。皆在于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故不具論也。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范景福

步春秋日食。黃氏南雷用西法。閻氏百詩用中法。中法自太初三統以後。代有改憲。惟授時集諸術之大

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惟御製厤象考成推闡精備以之攷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專用中法專用西法未嘗參較宣城梅氏論中西同異亦言其理而不覈其數沈存中筆談載衞樸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樸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黃南雷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爲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故樸算不合今以西法覈之（算數附後）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訛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於經文後二月即置一閏尚後一月難以通矣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其後始符乎厤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閻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其數可稽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於昭公之時乎且古今異時術宜脩改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莊十八年日食穀梁傳云夜食也是爲帶食加時宜在卯酉法推之在壬子戊初中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毫釐差積古今之勢也若尚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尚有實距時加減分故於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爲癸丑與杜氏長厤四月朔合蓋長厤閏在上年歲終故也此足見西法上推密於授時而後編歲實又與前編不同亦似更有消長之法徐文定公曰鎔西人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惟本朝時憲之精確足以當之矣

推莊十八年三月日食

距康熙甲子積年二千三百五十九年。中積分八十六萬一千六百〇六日三二〇三一二五。通積分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八日六六三九三七五七四。冬至一日三三六〇六二四二。紀日二。積日八十六萬一千六百三十六百〇六日。通朔八十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二日三八五二六六六。積朔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七。首朔十八日二七三三〇五六。積朔交周九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一秒五七九五九八宮度分秒收之得九宮〇四度五十六分〇一秒三十四微。首朔交周八宮二十五度三十四分五十三秒四十〇微。正月交周九宮二十六度十五分〇七秒四十一微。二月交周十〇宮二十六度五十五分二十一秒四十二微不入食限。三月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十五秒四十三微較黃氏所求差一度。蓋實交周尚有加均數也是月入食限。二月平朔十九日三三四四九一六命爲癸未辰初若日食在二月。宜爲癸未朔。而非癸丑矣。三月平朔四十八日八三五〇八四六命爲壬子戊初。黃氏求得癸丑未初。差十六小時。若密求實朔。當與之合。今祇明中西二法日交泛。而不必求定朔。

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中積分七十一億四千四百十八萬〇四六四四。通積分七十一億四千三百六十二萬九八六四。冬至五十七萬〇六萬二一六四。經朔五十萬〇七四九一四四四。經朔入交泛日四萬二四四六一六。十二月交泛六萬五六二九八五。正月交泛八萬八一二三五四。二月交泛十一萬一九九七二三不入限。三月交泛十三萬五一八〇九二入食限。三月經朔四十八萬八七一五一六命爲壬子。酉初。求定朔尚有盈縮遲疾加減差。

推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食

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中積分六十五億六千七百六十五萬〇九萬〇七一六。通積分六十五億六千六百五十四萬〇一一六。天正冬至四十五萬九八八四。閏餘十五萬四六〇五三四。天正經朔三十三萬五二七八六六。二月經朔三十一萬六五〇二三八。天正入交泛日十七萬一〇八四五八。三月入交二十六萬三八一九三四入食限。與四書釋地同。夏之三月。於周爲五月。天正縮厤一百七十日〇一六〇七一六。三月盈厤一百〇五日六六一八三八。三月盈末限七十六日九五九四一二。盈末積度二度三一六三八八〇三九五。天正疾厤二千七百〇一分六六。三月疾厤八日一七四一三八。三月疾末限六十八限二七五五一六四。疾末積度

五度二四一一三　益分二分六八五八五六四三・　月行遲度一度〇六九四用末限推・故反爲疾・積度較二度九二四七二七五・　減差二千二百四十三・　定朔三十一日四十二刻・命爲乙未寅正　較四書釋地多五刻・

三侯見鵠說

范景福

古者射各異侯・大侯糝侯犴侯・其製詳於周官司裘梓人等職・其用詳於儀禮鄉射大射諸篇・鄭司農曰・侯中取數於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大侯九十弓・中方丈八尺・糝侯七十弓・中方丈四尺・犴侯五十弓・中方一丈三分其廣・鵠居一焉・則大侯鵠方六尺・糝侯鵠方四尺六寸太半寸・犴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皆據經文推之・其數明確・無可疑者・禮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鄭司農云・武人迹尺二寸・以干計之・參去地丈五寸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蓋參鵠下畔與干上綱齊・斯鵠可見・大侯亦然・故增去地之數以合之・然必三侯相疊不離而後可見・若去二十步樹之・遠者必爲近者所掩矣・劉公是據句股測量法・疑鵠爲干高所掩・黃南雷解之曰・射在堂上・堂高七尺・目高七尺・何患鵠不可見・今以測量之法覈之・（算數附後・）知黃氏說可通見鵠於干・而不可通見鵠於參也・蓋以鄭氏去地計之・干高於目僅五尺二寸奇・故所掩者少・參高於目丈八尺五寸奇・所掩者必多・以三率法求之・得參見大侯僅丈七寸・當鵠上之中・中上之躬舌・而鵠全爲參所掩矣・如欲鵠之下畔與上綱齊・當更增去地之數・黃氏以堂高七尺爲率・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皆有定制・大射在郊・賓射在

朝燕射在寢鄉射在庠序其堂高當準於是則天子大射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少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諸侯射二侯遠尊得伸大射亦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少大侯去地三丈四尺太大夫士惟射一侯去地皆武此隨堂之高下而屈伸去地之數以合之故干不及地武經有明文而大侯參侯初無定數亦如弓之安危因乎人矢之强弱因乎用隨地增損以見鵠爲度也如云侯高四丈射必仰企何能志正體直此當以視法解之凡人目視遠高者若卑遠近相形近少許而遠殊絕即測量入表若干之理況矢在侯高以幷夾取之司弓矢供其器射鳥氏掌其事足爲侯高之證若戴東原考工補注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二寸推之七節之侯二丈三尺二寸五節之侯丈九尺二寸以侯中加上下躬舌八尺而去地皆武無有增損則三侯並列乃可若前後相疊全體皆掩鵠不可得而見矣

算參見鵠於干依黃氏說。

一率　三百尺　干五十弓・弓六尺

二率　五尺二寸　干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七尺・目高七尺・餘爲干高於目・五尺二寸・通得三百尺・

三率　四百二十尺　參七十弓・通得四百二十尺・

四率　七尺二寸八分　二三率相乘・得二千一百八十四尺爲實・一率爲法除之・得四率・爲干見參之數・加堂高目高丈四尺共二丈一尺二寸八分・轉減參高三丈二尺五寸奇・餘丈一尺二寸奇・爲干見參・當上躬舌四尺・鵠上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餘僅見鵠二尺六寸弱・鵠方四尺六寸強・已掩其二尺矣・

算大侯見鵠於參依黃氏說。

一率　四百二十尺參七十弓通之。

二率　丈八尺五寸三分奇參高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奇。減堂高日高丈四尺。餘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大侯九十弓。通之二三率相乘

四率　二丈三尺八寸奇一率除實。得四率。爲參見大侯之數。加堂高目高。共三丈七尺八寸強。減大侯高四丈八尺五寸強。餘一丈七寸。爲參見大侯當鵠上中六尺。躬舌四尺。見鵠僅七寸。鵠方六尺。全體皆掩矣。得一萬〇〇〇八尺爲實。

算天子之堂大侯參侯去地堂九尺。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奇。

一率　三百尺

二率　三尺二寸千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九尺。目高七尺。餘爲千高於目。

三率　四百二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一千三百四十四尺爲實。

四率　四尺四寸八分一率除實。得千見參。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二丈四寸八分。減鵠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一丈一尺八寸二分奇。爲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丈七尺八寸奇以千見參四尺四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鵠丈三尺三寸三分。爲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九千六百一十八尺四寸八分爲實。

四率　二丈二尺九寸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當此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三丈八尺九寸・減鵠下之中六尺，下躬舌四尺・餘二丈八尺九寸・爲大侯去地之數・

算諸侯之堂大侯參侯去地堂七尺・大侯去地三丈四寸四分・奇・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奇・

前求得七尺二寸八分爲千見參・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二丈一尺二寸八分・減鵠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丈二尺六寸奇・爲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二丈六寸奇以千見參七尺二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鵠丈三尺三寸三分奇・爲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尺爲實・

四率　二丈六尺四寸奇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四丈〇四寸強・減鵠下之中六尺・下躬舌四尺・餘三丈四寸強・爲大侯去地之數・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范景福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食法大衍麻議云黃初以來始課日食至張子信而益詳因是說證之於經曾子問載夫子日食廢朝之言及從老聃助葬巷黨及垣日食事似周時未能預推日食故倉卒廢禮如此宋志之說其信然乎乃杜氏作春秋長麻載漢末宋仲子集十麻以攷春秋用黃帝顓頊諸麻推經傳七百七十九日及三十七日食皆互有得失與宋志六麻無推日食法語異今徵之內外傳而知古人誠有推步之法不特用之交食而五步亦詳或其術尚疎有中有不中耳傳稱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辰在申司麻過也當時既設專官而精於推測之

士。又散見列國。曰歲在壽星。及鶉尾必獲此士。子犯之言也。歲在大梁。將集天行。董因之言也。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宋鄭必饑。梓愼之言也。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裨竈之言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史趙之言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萇宏之言也。是皆推至數年數十年之後。然統論一歲。非專指一日。猶未見推步密率。若周景王問律。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景王距伐殷之歲六百年。而日月五星之躔。了如指掌。足證當時有上推之法矣。晉獻公伐虢。卜偃曰。克之。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外傳公問偃有攻虢何月語。必在圍上陽之前。內傳八月甲午圍上陽。距丙子四十三日。偃之對尤前數月。而日月五星之躔。若合符節。足證當時有下推之法矣。特魯之司曆疎於其術。致再失閏。則日食在或限帶食之數。忽而不察耳。而聖人言禮周詳。遂有廢朝止柩諸語。豈當時曾無推步之法哉。黃帝顓頊諸曆。載在藝文志。今雖不傳。而仲子所據。漢末猶存。宋志之說。有不得爲定論者矣。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汪家禧

左氏言赴告。公穀言褒貶。漢儒各是其所習。惟鄭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惜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難何休駁許愼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蓋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敍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厥敍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晉文爲賢伯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晉爲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之焉是專稱晉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聵得反立是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衞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說之未備也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其故何歟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畫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

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已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饒耗一家歲各不同設逐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者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攷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并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甚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周禮賴有鄭注而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即載師士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即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即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攷鄭注宅田士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

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既受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廛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職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丁。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厥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卽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於貢卽於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於鄭注中。無由參攷而肊斷者也。

君氏說

趙春沂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羊穀梁皆作尹氏。既曰尹氏。不得不曲爲之說。遂以爲天子之大夫。而又無解于外大夫不卒之例。于是生出爲魯主一義。何休注公羊。又從而附會之。以爲魯隱往奔天子之喪。與尹氏交接。故加禮錄之。試思魯公出境。恆例必書。若往周奔喪。經何以不書也。且惟魯不奔喪。故後此有武氏子來求賻。杜氏云。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爲隱公罪。則隱公實未往周。確有可據。況天子之喪。所謂同軌畢至者。乃在七月而葬之時。故昭三十年。游吉之語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天子之喪。諸侯當送葬而無奔喪之禮。何休所說。非確論也。但公羊又有譏世卿之說。諸儒信之甚

確。然周之世卿。不止一尹氏。若云後此尹氏立王子朝。爲周亂階。然則劉子單子以敬王反正者。獨非世卿乎。且斷無以誌其卒爲譏也。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囚于鄭之尹氏。與之歸而立其主者。西河毛氏主其說。但內大夫書卒。皆世族而爲卿者。故三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尹氏歸魯。未與國政。亦不應本國之大夫。而史佚其名。稱爲某氏者。其非尹氏可知已。顧何以左氏書君氏。而公穀書尹氏也。曰。此脫簡也。左氏先而公穀後也。古者記事剖竹爲簡。以漆書之。藏庋既久。偶有剝蝕。故有全字脫者。如郭公夏五之類是也。亦有半字脫者。如三家渡河之類是也。君氏之譌爲尹氏。亦此誼耳。然則春秋之書君氏何。案左傳爲公故。曰君氏。公者。隱公也。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以君母而稱君氏。自是創例。亦變例耳。其何以創爲君氏也。蓋隱公自居于攝。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所生之母。而史臣則終以公故。必謹而書之。不稱夫人。不書薨者。成公志也。于是變其例而書卒。即後此姒氏卒之例也。其不曰子氏者。嫌與仲子同也。其不曰聲子者。卒則未有謚也。蓋君者何。小君也。君氏者。即夫人氏之謚也。或曰稱之以小君。不嫌與仲子同乎。曰仲子既成其喪。則自有夫人子氏薨之正例也。不嫌與君夫人同乎。曰君夫人卒。公在則恆例不書也。又有難之者曰。春秋惟嫡夫人有謚。否則必子之爲君者。聲子有謚矣。安見隱公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乎。曰。此非春秋之例也。仲子桓公之母也。而無謚。敬歸襄公之妾也。而有謚。他如列國則齊姜夷姜厲歸辰嬴。非嫡也。而皆有謚。則知有謚無謚。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

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晦。婉而成章。仲嬰齊之卒也。將以別于子叔聲伯也。非以其族也。昭夫人之卒也。諱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恆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

牛耕說

趙春沂

牛耕之始。說者不一。漢志搜粟都尉趙過爲代田始用牛犁。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驅率吏民。教用犂耕。是牛耕始于漢之說也。文選籍田賦。繼犇服于縹軛兮。紺轅綴于黛耜。注。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于古也。是牛耕始於晉之說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畊。是牛耕始于叔均之說也。殷之者曰。賈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是牛耕不始于漢矣。潘岳所賦。乃指載耒耜之車牛。非卽耕田之牛。是牛耕不始于晉矣。山經作于伯益。與后稷同時。何自知後世事。是牛耕不始于叔均矣。案周禮里宰鄭注。合人耦。則牛耦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鄭注掌六畜者。農事之本。竊思牛之爲牲。非庶民燕祭之所得用。而大車之載。亦非庶民家得有之。可悟周時已有牛耕之制。晉語有之曰。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此尤牛耕之確證。特是周時雖有牛耕。而牛耕不始於周也。嘗謂牛耕之利。與耒耜竝與。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耜。耒頭鐵也。攷工記。耜爲耦。鄭注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用牛耕種。故有兩腳耜。兩腳耜爲牛耕而設。則耦亦卽爲牛耕而設。耦與耜同制

有耜已有耜有耜已有牛耕考之易作耒耜者神農氏也則牛耕亦當始自神農氏矣

爾雅禕不當从帀說　趙春沂

爾雅釋詁禕美也說文帀部無从韋之字邵氏正義引易釋文以爲禕與偉通亦無確證今案唐石經爾雅此字本从衣東京賦侯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此卽釋訓之委委美也釋文委諸儒本竝作禕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如山如河禕禕者心之美又詩正義三之一引李巡云皆容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二引郭注禕謂佳麗美豔之貌今此注在委委佗佗之下則釋訓之委當作禕可知卽釋詁之禕當从衣亦可知惟是禕之訓美經傳罕見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禕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縭釋文幃或作禕或作徽是禕與徽通書舜典愼徽五典傳詩角弓君子有徽猷傳思齊太姒嗣徽音箋皆云徽美也且禕又通作猗華嚴音義又云猗字又作禕猗美之訓見于漢書武帝紀注猗美盛貌見于詩綠竹猗猗傳可見禕美之禕字必从衣況禕本俗字玉篇始有之云美貌又歎辭此特襲爾雅傳本之譌漢儒雅注具在固可取而覆校也

辟雍太學說　孫同元

蔡邕月令論以明堂太廟太學辟雍爲一然攷之經籍所記輒多牴牾鄭康成則以辟雍卽太學而與明堂宗廟異處其言徵實可信乃盧植禮記注又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

可以敍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蓋兼通兩家之說。商周以後。文質大備。其勢不可以不分。然追溯其始。則未嘗不合也。康成所言。猶是周制。詩詠靈臺靈沼靈囿而繼之以辟雍。則三靈與辟雍。皆同處在郊。而王制言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故康成以辟雍爲卽太學。其實就後世而論。不但明堂太廟與太學異處。卽辟雍與太學亦未嘗不異也。攷詩言辟雍與囿沼同處。固以爲游息之所。而非學校之地。孟子備舉三代之名。周官詳言成均之事。皆不及辟雍。說文廱字注云。天子饗飲辟廱也。亦不云學名。漢魏以降。皆以太學與辟雍爲二。明帝永平中。嘗幸辟雍。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太學之非卽辟雍。灼然可知矣。大氏辟雍爲大射養孤之處。太學爲衆學之居。袁準正論所言。不謬也。至釋奠之禮。漢魏故事。或在辟雍。或在太學。迄無定所。晉元康太興之世。皆釋奠太學。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其後用太常王彪之議。定於太學。（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引晉尚書大事）蓋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其地不同。其用亦不同也。逮乎廢辟雍而立太學。乃攷舊制。於太學之外。圜之以水。於是又合而一之矣。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案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此一定之說也。後人又以冬至爲長至者。蓋取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語。謂日至冬至極短。從此微長。故云迎長日之至也。然鄭康成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以此爲寅月祈穀之祭。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則不以爲冬至矣。自魏王肅混冬至圜丘之祭。與郊祭而一之。遂以迎長日至爲冬至。不知圜丘與郊非一地。長日至不可云長至也。如冬至可云長至。則夏至可云短至乎。魏晉以降。沿用履長之文。皆自王肅之誤解禮記始。

爾雅閟謂之門解

孫同元

釋宮閟謂之門。此經文有脫誤處。徧攷經傳。從未有以門釋閟字者。亦未有以閟釋門字者。蓋本作廟門謂之閟。今既脫去廟字。又誤易門閟二字。遂致文義不順。觀邢疏云。廟門內外皆有閟稱。故舉廟門而內外已該之矣。禮記禮器。爲祊乎外。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祊與閟同。）郊特牲索祭祝于祊。鄭注。廟門曰祊。正義云釋宮文。知孔穎達所見本尚不誤。至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引作門謂之閟。當是偶脫廟字。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仍引祊謂之門。或後人據今本爾雅而妄改之。不足爲據也。

爾雅雰霧辨

孫同元

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而說文云。霧。地氣發天不應。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與爾雅不合。攷說文霧。籀文省作雰。徐鍇云。今俗从務。是霧雰霧三字竝通。爾雅釋文云。雰或作霧。字同。玉篇亦云。霧。同雰。天氣下地不應也。雰从矛聲。與蒙聲相近。洪範曰蒙。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鄭康成洪範注作雰。釋名。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此本一條。舉本誤分爲二。）郭注爾雅亦云

霧言蒙昧古皆以蒙訓霧又文選甘泉賦李善注引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霧云霧與蒙同可見蒙與霧霧霧俱通皆指天氣下地不應而言至爾雅霧字當爲霧字之誤爾雅釋文云霧本亦作霧字林作霧霧霧卽霧字之省文說文霧字注又云霧晦也玉篇亦云霧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俱足爲霧字之證蓋今本說文霧字注天氣下地不應六字與上霧字注地氣發天不應互易以致相沿承譌莫之改正觀文選注引爾雅上句作霧則下句必不作霧又釋文云霧本亦作霧可見李善陸德明所見本相同知唐本爾雅尙不誤也近人誤以霧爲霧反欲據說文以改爾雅則甚謬矣

重黎解

陶定山

甫刑乃命重黎僞孔傳云重卽羲黎卽和楊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案左傳少昊氏之子重爲勾芒是重也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是黎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左傳疏引之以南正爲木正明司天之重卽勾芒之重司地之黎卽祝融之黎無二人也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火正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者此是重黎非黎也左傳云五官世不失職以濟窮桑明木火二正皆是世掌重黎既爲稱孫稱是顓頊子疑稱卽是左傳之黎高辛時重黎能繼之故亦稱黎如共工夷羿之類恐混爲一故加重字以別之與勾芒之重無與也共工作亂高辛命重黎誅之而不盡乃誅重黎而以弟吳回代爲火正爲重黎

後是重黎無子以弟爲後也楚語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世守其官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爲司馬氏與史記自序所載並是兼重與黎二氏言之與高辛所誅之重黎無與也自史公自序承楚語重黎氏世掌天地之文不加脩削遂使黎與重黎矇然莫辨束晳譏其併兩爲一此也晉張華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惧合黎于重黎而唐人因之房喬等譔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孔穎達尚書疏云史記幷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其實史記本自明白穎達惧刪吳回爲重黎後後字遂以吳回亦爲重黎于是有三重黎而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而爲一爲二不可明矣

召公辨

陶定山

史記燕世家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漢書地理志注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則召公是黃帝後矣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讌周古史考據之以召公奭爲周之支族帝王世紀直云文王之庶子今考燕世家曰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蓋以黃帝亦姬姓故云與周同姓爾孔穎達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周公留召公稱君奭若果文王之子召公無可去之理周公亦斷不稱之爲君也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則諸侯亦宜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皆有公族餘子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詩公路箋引趙盾爲軶車之族。而服注左傳云。軶車戎車之倅。杜注云。公行之官。按軶車是兵車。非路車。杜訓爲長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即以餘子爲公路。觀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可見。又按左傳。先言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立此三宮。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皆以公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者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既云同姓。不得不以卿大夫之子爲之。自是晉制。非通法。傳云公族公屬。謂公族屬也。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爾雅之有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尚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上三句。足見邢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漢志或即合序篇而言也。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者。蓋即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陸氏釋文。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

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以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讀張揖表未審也。

辨爾雅禧告也之誤　陸堯春

禧。爾雅釋詁一云告也。一云福也。禧之訓告。義無可尋。心竊疑之。案說文。禧、禮吉也。廣韻則云禧福也。吉也。蓋廣韻本許氏。而禮吉之禮。必因上文禮字而譌。又脫一也字也。玉篇及顏注漢書賈誼揚雄等傳。亦云禧。福也。此皆本之雅訓。無可疑者。嘗見諸通人校說文。改禮吉爲禮告。竝無他證。及讀許氏祓告祭也之訓。始悟訓告之禧。當爲祓。以形近致譌。故廣雅祓與禳禱連文。同訓爲謝。與告義相近也。禧亦作禧。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注云。釐本禧字。假借用耳。近邵二雲太史著爾雅正義。即引以爲禧告之證。殊不知連祝字言之。纔有告義。而實不足以爲確證也。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倉頡篇。說文所據。於小學爲最古。其書之不傳久矣。近孫淵如觀察。剌取書傳。得數千言。其中若以凸爲出之據。廣韻。銅鍮爲劉昭之據。廣雅。鼸爲癰之據。論衡。鳶爲鵰之據。說文。歷爲曆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尚須補錄。如抒。取出也。見詩生民釋文。冕。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爚。火光銷也。見莊子胠篋篇釋文。奸。犯也。見莊子天運篇釋文。撟。正也。見文選注十八。炯。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曰姦。在外曰宄。見一切經音義一。竅。小空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

年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謂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如揚音盈爲揖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橢盛鹽物池池爲今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索隱之盛鹽豉器又偶有未檢者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䝙九今本皆脫九字惟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竅生尾上號曰䝙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白州驪以州爲竅故畢中丞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按春秋外傳周語云川氣之導也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文引李巡注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竅之爲川取義於此州則廣雅訓國訓官訓居訓殊訓洲釋名訓注韋注國語訓聚皆於竅義不合卽州爵也之訓見於廣雅釋親（畢校本引以爲證）亦無意義可尋竊疑山海經之川字本不誤而爾雅經注及廣雅訓爵之州皆當爲川也又案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州亦疑作川九竅必原注其旁以釋九川者自後人羼入正文並誤川爲州旂是干砆不審舉冀兗青徐之九州以實之細繹上下文皆言人之生氣上通於天專指人身而言可以得解其誤當由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句九州下脫去五藏十二節五字亦衍九竅二字而下文又有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語遂致踳駮至此其實九野之名卽指九竅如五官之稱官耳若解作地之九

州．州可九．亦可十二．初非一定如九竅不可增損者．義恐難通．故王注亦謂九野應九藏而爲義．不云九藏應九野而爲義．不知於經文一爲字先已窒礙矣．蓋野古作壄．壄當爲埜古序字．以形近而致譌也．言其氣之相通則爲川．言其體之相次則爲序．猶漢書古今人表之言九等序耳．參校羣書．其義自見．故書之以質世之精於考古者．